

■ 文学研究

“知”“行”分裂的爱情域^①

——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为例

熊毅, 罗娜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英国17世纪存在“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的爱情体验为例,分析崇尚至真至美爱情的他为何在爱情诗歌中认同社会上爱情交易的存在、提出爱情多元占有和质疑女性的不贞洁。通过分析多恩的非理性行为,剖析他“知”与“行”不统一的原因,从而认识其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婚姻制度的劣根性。

关键词:多恩;“知”“行”;分裂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53-04

爱情,历代都是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17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史诗、古典主义及其玄学三大流派竞相歌咏之。史诗巨匠弥尔顿用诗歌记录自己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如《给夜莺》;桂冠诗人德莱顿最喜撰写以爱情和荣誉为主题的英雄剧及爱情诗,他的作品《一切为了爱情》(All for Love)(1677年)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玄学派代表诗人们也不甘落后,多恩大胆勾勒出圆规旋转般和谐的爱情、黄金延展般忠贞的爱情、影子跟随般甜蜜的爱情;安德鲁·马维尔用纯净如植物的爱情、幽独如“花园的爱情”来形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然而,即使这样,在诗坛里,17世纪诗人中并不爱用甜美的诗句来表达爱情。且不论严肃的德莱顿始终跟随中世纪契约婚姻的规约,浪漫的马维尔在《爱的定义》(The Definition of Love)中也是表达一种有缘无份,爱不可得的失望,就连爱情圣者多恩也大肆展露违反常理的爱情观。

那么,英国17世纪的爱情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诗人们明知爱情之纯粹,却在诗歌中张扬有违伦理的爱情观?是什么让诗人在诗歌中有意凸显“知”“行”分裂?

一 “知”“行”分裂的根源

爱情伟大而纯粹,随爱情而来的美满婚姻是世人所期待的。但是,在17世纪,能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少之

又少。不难想象,在那个时代,爱情与婚姻被宗教、法律及其经济多重因素捆绑,怎么轻舞飞扬?

16世纪,受新科学思想影响的英国人民呼吁民权和宗教改革,要求采用新的社会制度来适应生产力发展。国王亨利八世一举发起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会,成立安立甘宗,自己成为教会的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的行为顺应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人文潮流,实际上,是因他逆教皇之命而起。在长兄病故后,他奉父亲之命与其兄遗孀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之女凯瑟琳成婚。他对妻子没有生育非常不满,同时又十分担心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可能因此旁落到其对手西班牙王室幕僚手中;因此,他向教皇申请离婚,而教皇始终不批准。因此,他揭竿而起,发动了国教运动,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难题。这是一例典型的爱情婚姻与宗教纠葛在一起的事件,最后爱情与婚姻成为了宗教斗争的牺牲品。

后来,英国宗教派别林立,天主教旧制下的封建贵族、信仰新教的封建贵族与清教出身的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了三元混战状态。伊丽莎白早期,成为国教的新教打击了传统天主教;中后期,国教与资产阶级议会并存;17世纪末,信仰国教的封建贵族与信仰清教的资产阶级对抗。诗人多恩的母党是莫尔家族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两个半世纪以来连续几代给罗马教堂提供信徒,但在宗教纷争时,大多

① 收稿日期:2013-01-2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资助项目(11YBA287)

作者简介:熊毅(1973-),女,湖南湘乡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被处以刑罚或被流放。少年的多恩也被送入牛津大学，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后来他在伦敦结识了一位同去印度岛远征的伙伴，这位伙伴的父亲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律师伊格顿封建主，当时正主持上议院的事务和法庭的工作。当了解到天主教出身的多恩不服从国教的艰难处境时，这位骑士雇佣了多恩在身边做事。

这时，多恩偶遇到伦敦开会的乔治阁下（Sir Geroge）^{[1]129}及其闺女安妮·莫尔（Anne More）。议员乔治阁下很受伊丽莎白女王的器重，经常被邀请参加国事的商讨。当时女王隐匿了自己真实的宗教信仰，听取了温和的新教徒的折中办法，通过了《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让英国国教成为改造天主教仪式、接受加尔文教内核和忠诚于英王三者的结合。从这个角度而言，天主教出身的多恩爱上了信仰国教的乔治阁下的女儿预示着悲剧的开始，因为，乔治阁下忠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取向，显然不乐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从被打压家族走出来的多恩。

当时的法律体制同样制约着老百姓的爱情与婚姻。那时，婚姻诉讼案一般是由高级命令法庭、小基督教会法庭和“代表法庭”等机构受理。其中，高级命令法庭权利很大，集司法权、审判权于一身，其作用与议会不相上下。办案小组由10多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两三名主教、两名以上的神学博士、两名法官、一名高级基督教的法官和几名上流社会人士。每次案件处理都要求这些专家到场。

多恩的婚姻案件纯属民事案件，但在当时却被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多恩与安妮秘密结婚触犯了教会法规，违背了社会准则，多恩被解雇了工作，关进了监狱，婚事也差点被取消。幸好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先例证明了合法性，保住了自己的婚姻。多恩写给他好朋友亨利·葛杰尔（Henry Goodyer）的信中说，监禁我的目击者和把我驱逐出教会的委员们含糊地证明了我的婚姻^{[1]129}。

当时还有一件涉及爱情与婚姻的民事案件也做了类似处理。白金汉的大哥魏斯康特·波倍克子爵与弗朗西斯·科克结为夫妻。不久后，科克发现她丈夫有间歇性精神病，便离开他，和别人结婚并生了小孩。为此，白金汉倍感侮辱，将嫂嫂告上法庭。通过调查发现，科克犯罪事实确凿，罪证成立，被判处通奸罪，并令其悔罪。然而，因她拒绝领罪，并顽固不化，遭至抓捕^{[1]419-420}。

除宗教、法律因素之外，从美好爱情成功步入婚姻还有一层很大的阻碍，那就是经济因素。多恩在写给好友亨利·葛杰尔的信中曾谈到家长操心儿女婚嫁之事。信中，多恩举了一个例子：父亲为了让儿子配上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将自己每年300英镑的教堂布施赠与儿子，还给了未来孙辈们300多英镑的财产。粗略地计算一下，这位父亲若进行了20年教堂布施，他将为儿子准备6000多英镑的聘礼。以晚年多恩经济收入来比较，晚年多恩是圣·保罗（St. Paul）主任牧师，收入颇丰，且免费住在一套专门分配给宗教总教堂的重要官员的配有餐厅、客厅、书房、私人祈

祷室、寝室（包括内寝）和花园的宅邸，应属于社会上层，他当时的年纯收入3000磅左右。这样推算，父亲为了儿子的婚事要支出一位社会名流2年的纯收入。

然而，再来计算一下年轻时候的多恩的收入。虽然多恩在伊格顿门下工作，且父亲留给少量遗产^①^{[1]36}，有一些进账，但是年轻的他生性豪爽，用度铺张，而他的母亲虽从第二任丈夫手中得到了丰厚的遗产，但是随着她的第三度婚姻的开始，没有给儿子留下任何财产。所以，实际上，年轻的多恩常入不敷出。试想，住在路斯里庄园，过着贵族生活的社会名流乔治阁下怎肯轻易将女儿嫁给多恩——他眼中的一个穷光蛋。

二 对爱情的非理性描写

多恩大胆追求与他门不当户不对的贵族女孩安妮，认为在与安妮相爱前自己好像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只知梦幻中的乐趣：“在我们相爱之前，你和我/都做了些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到那时才断奶，/却又继续像孩子似地吮吸乡野的快乐？/抑或我们是在那七位睡仙的岩洞里酣然沉睡？/的确如此；除此之外，一切乐趣都是虚幻。”^{[2]23}认识安妮后，觉得自己仿佛从沉睡中醒来，爱情充满了他的整个世界，和恋人呆在一间小屋子里，却如同进入了广袤宇宙，“因为爱情禁止对其他一切景象的爱恋，/而把一个小小的房间，变成广阔天地。”^{[2]23}，在那，多恩尽情呼吸着爱情给他带来的甜美空气。

可是，真爱不渝的多恩却不得不面对“门第”安排好的爱情悲剧。他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他“知”与“行”开始分裂了。爱得那么专一的他在诗歌中肆意描写爱情的多元占有，爱得那么幸福的他笔下的爱让许多人痛苦，爱得那么纯粹的他的笔下出现形形色色的扭曲与变形。

爱情岂可买卖呢？可是多恩笔下将神圣的爱情拉下神龛，置于世俗之圈中。比如，他写道：“爱神，除你之外任何神灵，/都用东西换取一个出让的灵魂。/在宫廷里，/你的伙伴们日日对诗、狩猎或玩耍，/以换取过去自己的人马；/惟有我输得更多，一无所获，/咳，越来越差。”（《爱情买卖》）^{[3]34}

诗中认为，除了爱神之外的所有神灵都用物品与灵魂进行交换，而在宫廷里，人们也像神灵一样交易。面对其他神灵的带头，面对社会恶习的污染，洁身自好的爱神能出淤泥而不染吗？从诗中所描述的“我”为爱情付出了那么多，可因为不用物品去交易爱情，最终一无所获的情况来看，真让人担心纯真的爱情恐怕也将要建立在物质交换的基础之上了。

在多恩诗歌中，爱情的信物也注重贵贱与好坏之分了。以《一枚黛玉戒指礼物》^{[3]65-66}为例：“结婚戒指就不使用这类材料；/哦，为什么一定用不太珍贵、或不太坚硬

① 将他的3500英镑左右的全部遗产“均分成三份：一份给妻子，一份平分给孩子，一份支付债务，剩下的300英镑一部分散发给慈善团体”。

的东西来象征我们的爱? /……/我是廉价的,除了时髦一文不值,把我扔掉。”诗中女主人想扔掉“黛玉”(jet)(与“扔”一词同形异义)戒指,嫌弃戒指太廉价。若按诗歌女主人公的意思,爱情的分量与戒指的贵重等同,爱情的纯粹与戒指的廉价等同,那么爱情真的变得一文不值了。

爱情岂可多元? 可是多恩一反忠贞之举,调侃起情人来。他认为,男性不会被爱情锁住,“一个男人被锁在一艘大船上,那船却依然自由。”(《哀歌3 改变》)^{[3]83}

诗歌中的主人公毫不掩饰,放纵情爱,玩世不恭。例如:“我爱白皙,也爱黝黑, /爱丰腴,也爱娇羞, /爱她性傲孤处,也爱她交宽识广, /爱她乡野之气,也爱她城市的娇俏, /……/难道我,在你身上辛辛苦苦, /就一定要成为你固定的主题,就因为你的真心相待? /……/维纳斯听了我一曲咏叹, /她发誓这是爱情中最甘美的部分——多样性。”(《中庸者》)^{[3]12-13}一方面,诗歌主人公自己对爱情极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他也不要女性专一,甚至用美神维纳斯的话劝说她们一旦将真心付给虚情假意的人也无须抱怨,因为维纳斯认为多样性是爱情中最甜美的一部分。

多恩认为女人也是不忠贞和不纯洁的。多恩认为,女人是爱的诱因。他在诗歌《圣十四行诗 十四》^{[2]219}中写道,“我将永远不会获得自由,除非您奴役我,我也从来不曾保守贞洁,除非您强奸我。”同时,女性身体是男性欲望的源泉,“这些燃烧的东西不过是流星熠熠, /你体内的燃料很快就烧尽。 /你的美,和你的所有。”(《一场热病》)^{[3]21}

多恩认为女性虽然从表面上看爱得十分纯粹,但是内心不一定纯粹。“犹如一个天使,翅膀与面目/由空气构成,虽不那么纯粹,却穿着纯粹。”^{[2]49}他在诗歌《爱的高利贷》中写道,“从村姑到宫廷贵妇,到城市主妇,不同风格的女人,任我玩耍。”“从乡间的青青芳草,到宫廷的蜜饯甜食, /或城市的精致小菜,任人们非议/我纵情恣意。”^{[2]14}不纯洁的女人到处可见,有“招摇过市,浓妆艳抹”的,有“皮肤就像虫蛀后的树干裹着海豹皮”(《哀歌8 比照》)^{[3]91},也有“像坟冢,冢外满是尘土,冢内熏着臭气”^{[3]91}。多恩宣称自己“还没见过/一个既忠贞又美丽的女人活在世上”(《歌》)^{[3]8}。

三 呼唤合一

多恩此等人在17世纪并不少见,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不仅如此,深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发现他们之所以“知”“行”分裂,目的在于用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呼唤合一。

当时,新科学深入人心,原有的“永恒”宇宙观被碎化。一时间,在宏大的宇宙语境中,人们被击碎的认知片简无法找到维系的节点,四处游离,在“根”的失语状态下被抛来抛去,变得言行无状。更甚的是,有人干脆过着一种犬儒生活,拒绝财富、权力、名誉甚至健康,抵抗世俗的诱惑,摆脱物质羁绊,寻求一种简单生活来保持心灵的自由。

这种社会新风尚被站在时代前列的敏感的玄学派诗人所践行。他们讥诮嘲讽、愤世嫉俗,以种种极端行为来对抗主流与权威。如上文所示,多恩在爱情诗中有意裸出

“知”“行”分裂痕迹,冒爱情“之大不韪”而为之,其目的是暴露出所处时代的婚姻制度的不如人意之处,呼唤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

多恩认为爱情是无价的,是世界上男女情感的最美好表达。如果爱情粘上了商品的气息,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了。婚姻是爱之极致,是在心灵相通、两情相悦基础上所承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婚姻被看成交易的商品,存活在婚姻里的爱情就变质了。就算“爱情所放的高利贷”也也只是纯粹爱情的加减法,而不是婚姻的买卖。

多恩自身的爱情与婚姻带上了“门第”的枷锁,作为爱情主体的多恩与安妮没有了言语的权利,爱情成为了一件用来买卖的商品。多恩义无反顾与安妮秘密成婚,这大胆的叛逆行为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妻家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拒绝给女儿任何嫁妆,并让多恩丢了工作,将他送进了监狱。后来,虽然这门婚事勉强获得公认,但是婚后多子,家住地窖里,妻子儿女们常年生病,大家都不愿上他家进行宗教洗礼而使他失去唯一的挣钱机会。多恩一度穷困潦倒,妻子早逝,幼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多恩和安妮的幸福婚姻在强大世俗压力下凋零了。

爱情与婚姻的劫难让多恩很看不惯约束爱情的社会力量。多恩不断地透露出对戕害爱情的封建家长权威的愤恨,认为他们就是“既无欲望又无知觉”和“不懂规矩的忙碌的老傻瓜”。他呼吁年轻人打破婚姻约束,勇敢寻求属于自己的有生命力的爱情,同时,他希望年轻人看重爱情的本真,“爱慕内在之美的人/会鄙视所有外在的东西”^{[3]10}(《承诺》),而不应该和封建家长权威们一样只关注男女双方九百年的门第,追求用来包装爱情的嫁衣,不要像那些虚伪的人士,“关注颜色和皮肤的人/只钟情它们最旧的外衣。”^{[3]10}

他认为真爱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就算爱情存活在小得不能再小的跳蚤体内,而且就算跳蚤被捏死后只剩干瘪的空壳供爱情藏身,爱情却仍如“洪波”、“如火”,犹如在广阔的天地里施展着无穷的魔力。

多恩认为,爱情是专一的,不能多元占有,不论爱情处于何种情境下,男女双方都应该始终不渝。他诗作里提到的爱情多元占有现象实际上是对该现象的强烈不满。多恩的妻子安妮早逝,他一直没有续弦,在布道席上孤独地老去。

多恩尊重女性。他呼吁忠贞的爱情,希望女性保持纯真,因为女人的爱能把游离的爱人的心定下来。在多恩著名的“圆规”意象中,他认为圆规以一只脚为定点,“你坚定,我的圆才会终结在出发之处。”所以,他笔下虽然把妇人比作“毒手”、“木乃伊”、“女凶手”,但这恰恰是他赞美女性重要地位的独特的方式。就算女性是“毒手”,也让男人疯狂爱上她,自愿让“我的双眼凝视着你的双眼, /可怜我的肖像在你眼眸中焚烧; /又在你那汪清泉中浸泡”^{[3]45}。假设女性“最甜美与聪慧,不过是手头横陈的一具木乃伊”^{[3]31},也让男人不能轻视她的分量,得好好珍藏。

由此看来,多恩就如一个生活在“被恶渗透了的世界

里”的人,在探索复杂、变异和被扭曲的自我^[4],他的“知”与“行”分裂,他放肆描写的非理性爱情行径是对世俗婚姻观的强烈不满,而在他的认知世界的深处,他呼唤身体与灵魂合一的爱情,爱情初始如同“对正在醒来的灵魂道一声早安”(《早上好》)^{[3]18};热恋时好似走入广阔的宇宙,“床,是太阳的中心,四壁,是太阳的轨道”(《太阳升起来了》)^{[3]11},甜美爱情步入婚姻后,“依恋期”让“伊爱是吾爱的天体”,合为星辰,分则虚无(《空气和天使》)^{[3]19};“成熟期”好似“一株移植后的紫罗兰”,随着时间的迁移,爱与日俱增,“它的大小、颜色和力量总是成两倍或多倍增长”(《入迷》)^{[3]40}。

四 结 语

身处17世纪的多恩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而婚姻生活却压抑而迷茫,找不到爱情的呼吸口,他不得不在作品中肆意张扬他的观点,以调侃的笔触道出他的愤怒。这样的“知”“行”分裂现象让他成功暴露出当时婚姻制度的劣根

性,让相信爱情的人们看清楚伊丽莎白时代社会的真面目,找回“潜伏”起来的爱情纯粹的善性^[5],追求建立在甜美爱情基础上的幸福婚姻。

参考文献:

- [1] Bald R C. John Donne: A life[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0.
- [2] (英)约翰·多恩. 英国玄学派鼻祖——约翰·多恩诗集[M]. 傅浩,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 [3] Herbert J C, Grierson M A. The Poems of John Donne (Vol. 1) [M]. Lond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12.
- [4] 胡强. 康拉德研究在中国[J].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105-109.
- [5] 王向清, 朱小略.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 先秦“心性之辩”的逻辑发展[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31-36.

Collision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in the Field of Love: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and Metaphysical Poet John Donne

XIONG Yi & LUO N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ollision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in the field of love in Eng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paper, by taking John Donne, the representative of England metaphysical poet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at on the one hand John Donne expresses his conception of deep and faithful love,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bold enough to expose the phenomenon of the sale of love in his times, speaks out multiplicity in obtaining love, and tartly criticizes the faithlessness of women. His behavior has fallen into a paradox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which seems to be irrational but exposes the evi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Thus, in this way,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Elizabeth era.

Key words: John Donne; cognition and action; collision

(责任编辑 罗 渊)